

溫熱經緯卷三

烏程汪曰楨謝城言

錢塘許蘭身芷卿參

定州楊照藜素園

烏程汪曰楨謝城

評

錢塘許蘭身芷卿參

葉香巖外感溫熱篇

章虛谷曰仲景論六經外感止有風寒暑溼之邪論溫病由伏氣所發而不及外感或因書有殘闕皆未可知後人因而穿鑿附會以大青龍越脾等湯證治爲溫病而不知其實治風寒化

熱之證也其所云太陽病發熱而渴爲溫病是少陰伏邪出於
太陽以其熱從內發故渴而不惡寒若外感溫病初起卻有微
惡寒者以風邪在表也亦不渴以內無熱也似傷寒而實非傷
寒如辨別不清多致誤治因不悟仲景理法故也蓋風爲百病
之長而無定體如天時寒冷則風從寒化而成傷寒溫暖則風
從熱化而爲溫病以其同爲外感故證狀相似而邪之寒熱不
同治法迥異豈可混哉二千年來紛紛議論不能剖析明白我
朝葉天士始辨其源流明其變化不獨爲後學指南而實補仲
景之殘闕厥功大矣爰釋其義以便覽焉

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辨營衛
氣血雖與傷寒同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也

華岫雲曰邪從口鼻而入改曰上受但春溫冬時伏寒藏於少
陰遇春時溫氣而發非必上受之邪也則此所論溫邪乃是風
溫溼溫之由於外感者也

吳鞠通曰溫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於肺肺者皮毛之
合也經云皮應天爲萬物之大表天屬金人之肺亦屬金溫者
火之氣風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於此

諸邪傷人風爲領袖故稱百病之長卽隨寒熱溫涼之氣變化

爲病故經言其善行而數變也。身半以上天氣主之爲陽，身半以下地氣主之爲陰。風從寒化屬陰，故先受於足經；風從熱化屬陽，故先受於手經。所以言溫邪上受首先犯肺者，由衛分而入肺經也。以衛氣通肺營，氣通心而邪自衛入營，故逆傳心包也。內經言心爲一身之大主而不受邪，受邪則神去而死。凡言邪之在心者，皆心之包絡受之。蓋包絡爲心之衣也。心屬火，肺屬金，火本克金而肺邪反得於心，故曰逆傳也。風寒先受於足經，當用辛溫發汗；風溫先受於手經，宜用辛涼解表。上下部異，寒溫不同，故治法大異。此傷寒與溫病其初感與傳變皆不同。

也不標姓氏者皆章氏原釋

雄按難經從所勝來者爲微邪章氏引爲逆傳心包解誤矣蓋
溫邪始從上受病在衛分得從外解則不傳矣第四章云不從
外解必致裏結是由上焦氣分以及中下二焦者爲順傳惟包
絡上居膈中邪不外解又不下行易於襲入是以內陷營分者
爲逆傳也然則溫病之順傳天士雖未點出楊云肺與心相連故肺熱最易入心
天士有見於此故未言而細繹其議論則以邪從氣分下行爲
順傳而先言逆傳也楊云二語最精確汪按既從氣分下行爲順是必非升提所宜矣俗醫輒
順邪入營分內陷爲逆也云防其內陷妄用升提不知此內陷乃邪入營分非真氣下陷可比苟無其順何以爲逆章氏不

能深究而以生克爲解。既而本旨又悖經文。豈越人之書。竟未讀耶。

蓋傷寒之邪留戀在表。然後化熱。人裏溫邪則熱變。

雄按唐本作化熱

最

速未傳心包。邪尙在肺。肺主氣。其合皮毛。

唐本作肺合皮毛而主氣

故云在表

在表

唐本無此二字

初用辛涼

何以首節章釋改辛平今訂正之

輕劑挾風則加入

唐本無則

入二字

薄荷牛蒡之屬挾溼加薑根滑石之流。或透風於熱外。或滲

溼於熱下。不與熱相搏。勢必孤矣。

傷寒邪在太陽。必惡寒。甚其身熱者。陽鬱不伸之故。而邪未化

熱也。傳至陽明。其邪化熱。則不惡寒。始可用涼解之法。若有一

分惡寒仍當溫散蓋以寒邪陰凝故須麻桂猛劑若溫邪爲陽只宜輕散儻重劑大汗而傷津液反化燥火則難治矣始初解表用辛涼須避寒凝之品恐遏其邪反不易解也或遇陰雨連綿溼氣感於皮毛須解其表溼使熱外透易解否則溼閉其熱而內侵病必重矣其挾內溼者清熱必兼滲化之法不使溼熱相搏則易解也

畧參拙意

不爾風挾溫熱而燥生清竅必乾謂水主之氣不能上榮兩陽相劫也溼與溫合蒸鬱而蒙蔽於上清竅爲之壅塞濁邪害清也其病有類傷寒其

唐本無此字

驗之之法

傷寒多有變證溫熱雖久在一

經不移以此爲辨

唐本作總在一經爲辨章本作而少傳變爲辨較妥

胃中水穀由陽氣化生津液故陽虛而寒者無津液上升停飲於胃遏其陽氣亦無津液上升而皆燥渴仲景已備論之此言風熱兩陽邪劫其津液而成燥渴其因各不同則治法迥異也至風雨霧露之邪受於上焦溫邪蒸鬱上蒙清竅如仲景所云頭中寒溼頭痛鼻塞納藥鼻中一條雖與溫邪蒙蔽相同又有寒熱不同也傷寒先受於足經足經脈長而多傳變溫邪先受於手經手經脈短故少傳變是溫病傷寒之不同皆有可辨者也

雄按右第一章。統言風溫溼溫與傷寒證治之不同。而章氏分三節以釋之也。

前言辛涼散風甘淡驅溼。若病仍不解。是漸欲入營也。營分受熱。

則血液受。

章本作被劫。

心神不安。夜甚無寐。或斑點隱隱。卽撤去氣藥。

如從風熱陷入者。用犀角竹葉之屬。如從溼熱陷入者。

唐本者下有字。

犀角花露之品。參入涼血清熱方中。若加煩躁大便不通。金汁亦

可加入。老年或平素有寒者。以人中黃代之。急急。

唐本作速。

透斑爲要。

熱人於營。舌色必絳。風熱無溼者。舌無苔。或有苔。亦薄也。熱兼

溼者。必有濁苔而多痰也。然溼在表分者。亦無苔。

雄按亦有薄苔。

其脈

浮部必細澀也。此論先生口授及門。以吳人氣質薄弱。故用藥多輕淡。是因地制宜之法。與仲景之理法同。而方藥不同。或不明其理法。而但仿用輕淡之藥。是效顰也。或又以吳又可爲宗者。又謂葉法輕淡如兒戲。不可用。是皆坐井論天者也。雄按又

吳人

雄按仲景論傷寒。又可論疫證。麻桂達原。不嫌峻猛。此論溫病。僅宜輕解。況本條所列。乃上焦之治。藥重則過病所。吳葵山云。凡氣中有熱者。當行清涼薄劑。吳鞠通亦云。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也。觀後章論中下焦之治。何嘗不用白虎承氣等法乎。章

氏未深探討。曲爲蓋護。毋乃視河海爲不足。而欲以涖益之耶。華岫雲嘗云。或疑此法僅可治南方柔弱之軀。不能治北方剛勁之質。余謂不然。其用藥有極輕清極平淡者。取效更捷。苟能悟其理。則藥味分量。或可權衡輕重。至於治法。則不可移易。蓋先生立法之所在。卽理之所在。不遵其法。則治不循理矣。南北之人。強弱雖殊。感病之由。則一也。其補瀉溫涼。豈可廢繩墨而出範圍之外乎。況姑蘇商旅雲集。所治豈皆吳地之人哉。不必因其輕淡而疑之也。又葉氏景岳發揮云。西北人亦有弱者。東南人亦有強者。不可執一而論。故醫者必先議病。而後議藥。上

焦溫證治必輕清此一定不易之理法天士獨得之心傳不必章氏曲爲遮飾也

汪按急急透斑不過涼血清熱俗醫必以胡荽浮萍西河柳爲透法大謬

若斑出熱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則如玉女煎

唐本無輕如字

則如梨皮蔗漿之類或其人腎水素虧雖未及下焦

唐本雖上

自傍徨矣

唐本作每多先自傍徨

必驗之於舌

唐本必上有此字

如甘寒之中加入

鹹寒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易

唐本無耳此二字

尤拙吾曰蘆根梨汁蔗漿之屬味甘涼而性濡潤能使肌熱除

而風自息。卽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斑出則邪已透發。理當退熱。其熱仍不解者。故知其胃津亡。水不濟火。當以甘寒生津。若腎水虧者。熱尤難退。故必加鹹寒。如元參知母阿膠龜板之類。所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如仲景之治少陰傷寒。邪本在經。必用附子溫臟。卽是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也。熱邪用鹹寒滋水。寒邪用鹹熱助火。藥不同而理法一也。驗舌之法詳後。

雄按此雖先生口授及門之論。然言簡義該。不可輕移一字。本條主以甘寒。重則如玉女煎者。言如玉女煎之石膏地黃同用。

以清未盡之熱而救已亡之液。以上文曾言邪已入營。故變白。

虎加人參法而爲白虎加地黃法。楊云慧心明眼絕世聰明不曰白虎加地

黃而曰如玉女煎者。以簡捷爲言耳。唐本刪一如字。徑作重則。

玉女煎是印定爲玉女煎之原方矣。鞠通虛谷因而襲誤。豈知

胃液雖亡。身熱未退。熟地牛膝安可投乎。余治此證。立案必先

正名曰白虎加地黃湯。斯爲清氣血兩燔之正法。至必驗之於

舌。乃治溫熱之要旨。故先發之於此。而後文乃詳言之。唐氏於

必上加一此字。則驗舌之法似僅指此條言者。可見一言半語

之間。未可輕爲增損也。

汪按此條辨析甚當。心細如髮。斯能膽大於身也。

若其邪始終在氣。分流通者。可冀其戰。汗透邪。法宜益胃。令邪與汗併。熱達腠。開邪從汗出。解後胃氣空虛。當膚冷一晝夜。待氣還自溫暖如常矣。蓋戰汗而解。邪退正虛。陽從汗泄。故膚漸冷。未必即成脫證。此時宜令病者

唐本無此三字

安舒靜卧。以養陽氣。來復。旁人

切勿驚惶。頻頻呼喚。擾其元神。

唐本作氣

使其煩躁。

唐本無此句

但診其脈

若虛軟和緩。雖倦卧不語。汗出膚冷。卻非脫證。若脈急疾躁擾不卧。膚冷。汗出。便爲氣脫之證矣。

楊云辨證精悉

更有邪盛正虛。不能一戰

而解。停一二日再戰。汗而愈者。不可不知。

魏柳洲曰。脈象忽然雙伏。或單伏。而四肢厥冷。或爪甲青紫。欲戰汗也。宜熟記之。

邪在氣分。可冀戰汗。法宜益胃者。以汗由胃中水穀之氣所化。水穀氣旺。與邪相併而化。汗邪與汗俱出矣。故仲景用桂枝湯治風傷衛。服湯後令啜稀粥。以助出汗。若胃虛而發戰。邪不能出。反從內入也。故要在辨邪之淺深。若邪已入內而助胃。是助邪反害矣。故如風寒溫熱之邪。初在表者。可用助胃以托邪。若暑疫等邪。初受即在膜原。而當胃口。無助胃之法。可施。雖虛人亦必先用開達。若誤補。其害匪輕也。戰解後膚冷復溫。亦不可。